

“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的认知和可能应对

文/杜兰

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外交工作的一大亮点，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对这一倡议十分关注和重视，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向西拓展战略空间，抗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塑造“去美国化”的地区新秩序。如何处理好美国因素，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2-0111-07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外合作的新倡议，在周边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被视作中国一大新的战略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在亚欧大陆具有广泛利益的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新举动也是格外关注。虽然美国政府尚未针对中国推动丝绸之路举措发表专门评论，但美国学界、媒体对该倡议予以了广泛报道和各方面分析。美国一直以来是影响中国周边形势的最主要外部因素，其对“一带一路”如何认知、将以何态度应对，需要我们进行密切跟踪和研判。

一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认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尚未出台具体规划，但在美方看来，“一带一路”不只是一项经济合作倡议，更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宏大战略规划，意在向西拓展战略空间，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动塑造地区新秩序，并满足自身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上的需求。

（一）抗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向西开拓战略空间

美国一些人认为，奥巴马政府施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安全上扩大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加强与盟友及伙伴国的军事合作，经济上打造具有排他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使中国周边环境恶化，面临巨大战略压力。中国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解读为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因此将“西进”作为外交优先，意图从陆上和海上向西拓展战略空间，

基金项目：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杜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005。

打破美国的包围圈。

有美国学者提出，奥巴马调整亚洲外交政策的部分目的，是通过日、韩、菲等盟国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正悄无声息地通过自己在中亚的活动予以还击。^[1] 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既是中国与中亚经济交往的结果，更是为了避免在东亚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进一步激化。^[2] “海上丝绸之路”也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策略，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中国将与伙伴国联手修建港口等海上基础设施，与中国已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布局的“珍珠链”战略形成对接，联通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及海上基础设施，使中国的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3]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也是为抗衡美国的 TPP 倡议。“TPP 谈判让中国感到不快，既不想满足缔结该协定的要求，又不愿被排斥在贸易区之外”，因此“一带一路”也是应对美国主导下 TPP 的替代方案。^[4] 中国将在东亚地区之外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融合，化解美国以 TPP 为手段对中国的挤压，进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形成有效反制。

(二) 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构建“去美国化”的地区新秩序

美方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雄心勃勃，正在通过加强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打造亚信峰会、提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等举措，强化对地区机制的主导，构建“去美国化”的亚洲新秩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修·古德曼称之为“中国的地区行动主义”，“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另一个大国这么有能力，这么自信了”。^[5]

中国希望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整合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和资源，“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就是在美国主导力缺乏、区域合作机制化程度较低的中亚、南亚等地区推行一体化战略。该倡议在经济上的愿景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连接沿线各国，并使人民币成为这一地区经济交易的主要方式；在战略上则是形成一个从东亚到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共同体，并使中国倡导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国家间交往模式成为这一共同体的主导原则，这

显示了中国重新成为“中央王国”的雄心。^[6]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易明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提出，习近平正在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代之以扩张性的、显示肌肉的外交政策，力图将中国打造为全球大国。对于他来说，“条条大路通北京”。中国首先是提出在欧亚大陆建设一系列公路、铁路、管道的网络，重振古代的“丝绸之路”；其次，建立新机制，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帮助中国确立在地区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7]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也是为了在这一地区排除美国。2013 年以来，中俄首脑频频会晤、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著加强、天然气协定签订等一系列双边往来表明，两国正摒弃分歧，加强战略团结，并形成事实上的“准同盟”，打造“新的反美轴心”。^[8]

(三)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除强调战略意义，美国有学者也看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西部邻国经济融合的重要利益。以中亚地区为例，中亚可以为中国提供通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但中国在中亚尚无类似自贸协定一类的地区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进展缓慢，这抑制了中国与中亚的经济融合，因此在 2015 年俄罗斯领导的欧亚联盟实现之前，中国需要与中亚地区建立新的经济机制。^[9]

中国希望“丝绸之路”倡议可以使西部和西南地区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引擎，并加强西部各省的安全。中国国内面临着西部发展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东部城市集中的经济活动面临能源供应和环境的限制，需要西部加大能源供应，并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落后的情况加剧了当地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10] “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潜力巨大的市场，加强与中亚等邻国的经贸合作将助力中国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

(四) 扩大能源来源，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扩大能源资源进口

来源地、拓展成本更低的运输通道、巩固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从非洲和中东运到东部沿海的石油,这让中国感到忧虑不安,而利用陆地贸易路线运输石油,在某种程度上将使中国领导人不需再时刻担忧美国在发生冲突时切断其海上生命线,阻止油轮将宝贵的能源运往中国。中国转向西部是避免过度依赖海上枢纽的一个办法。同时,这个计划也使中国可从中亚和中东获得更多的能源。如中巴经济走廊一方面有助于刺激巴基斯坦停滞不前的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中国使用距离中东不远的瓜达尔港口。^[11]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中国西望加强地区关系》的文章也指出,目前中国仍依靠中东满足其对石油的巨大需求,中国需要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希望有更多离家门口更近的油气供应者。而且来自中亚的能源经由陆地管道输送,比从中东易受影响的海路运输更为安全。^[12]

二 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挑战的看法

美国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目前仍处于概念阶段,未来在实施过程中还需克服诸多挑战,如周边国家的疑虑,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

(一)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心存疑虑

在美方看来,中国的周边国家担心,当代丝绸之路标志着中国向恢复古代“天下”观念迈出了一步。在中国对外政策显“强势”、尤其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愈加强硬的背景下,这一构想引发了不小的地缘政治恐惧。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强硬立场刺激了邻国的焦虑情绪,虽然中国坚持“海上丝绸之路”是经济倡议,会给沿岸国带来经济利益,但海上邻国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好意。^[13]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小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并会寻求美国的支持。如果中国不能解决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上争端,东南亚就很可能成为其走向印度、非洲、欧洲的棘手障碍。^[14]

(二) 中亚、南亚等地区参与国家局势不稳,恐怖主义威胁严重

“一带一路”的建设面临着恐怖主义和极端

势力的威胁,尤其是“一带”的路线将经过目前形势紧张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随着美国及北约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当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将威胁“一带”沿线的稳定。“一带”的西端是海上连接能源运输通道的瓜达尔港和陆上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两者均位于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集中的巴基斯坦境内,因此中国必须与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加强立场政策协调,确保巴基斯坦政府能够有效打击这三股势力。还有美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的两端都受到来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不打败那些激进分子,作为北京谋求能源供应多样化计划核心的新丝绸之路,可能基本上就是“白日梦”。^[15]

(三) 中俄合作“同床异梦”

美国国内认为,虽然中俄在政治、军事、经济、能源等各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两国战略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但中俄在地区机制上的竞争和分歧明显,这也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形成障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柯罗夫就提出,中俄两国实际上都不信任对方,同床异梦。中国在中亚的存在和影响力在上升,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前院,那中亚就是俄罗斯的后院,中国对中亚的介入将使中俄之间竞争不可避免。中国与中亚能源管道的开发,会影响俄罗斯在能源出口上的利益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中国试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但俄罗斯反对该地区任何不以自身为主导的多边框架;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中俄在填补地区空白方面也将展开竞争。鉴于中国致力于成为亚洲大陆的大国,而俄罗斯不放弃在中亚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成为主流。^[16]

(四) 印度在南亚地区与中国竞争

同样的战略顾虑和竞争也存在于中印之间。习近平访印时大力宣传“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是该倡议的重要参与国。但印度视南亚地区为自身势力范围,中国力量的介入势必会引起其警惕甚至反对。随着中国将军事设施投射到远

海的能力和意愿都越来越明显,印度认识到中国在印度洋的长期角色已不仅仅是十年前的“珍珠链”。印度一方面会与中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其外交政策的长期目标仍然是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17]美方认为,2014年5月上任的印度总理莫迪用“季节计划”来迎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与东非、阿拉伯半岛、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印度洋区域国家展开经济和文化共建。这项计划可能会在多个国家与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展开竞争。

针对这些挑战,美方给出的建议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跨国项目中,中国不应该仅诉诸于双边途径,而是应该通过多方参与,包括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实现“多渠道融资、多样化所有权”;^[18]在阿富汗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加强与美国和北约的协调与合作;在东南亚,充分调动海外华人的积极性,并在南海问题上以缓和姿态与相关国家在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方面达成共识。

三 美国对“一带一路”影响的分析及其可能的应对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规划还未出炉,美国也没有出台明显针对这一计划的举措,但美国将“一带一路”计划比喻为上世纪50年代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认为这一构想将对亚洲地区和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提出一些应对之策。

(一) “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影响

1. 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及其领导地位

美方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在亚洲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可能将改变亚太及欧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架构。某种程度上,美国似乎已经处于劣势地位。中国提出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并且有实际投入,而美国只能扮演防守的角色,例如让其盟友和伙伴国远离亚投行。习近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在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成为了“跛脚鸭”总统,在推进 TPP 等议题上的难度将更大。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衰弱的大国在挣扎着维护霸权。^[19]

在中亚地区,随着俄罗斯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国的影响力将日益上升,从而对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形成挑战。^[20]长期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限制中亚五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依赖,现在看来更应该担忧中国与中亚日渐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1]

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将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如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提出,面对中国在周边实力的上升,美国认识到自身信誉度处于危险中,会尽力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作出回应,增加对亚洲的介入。如果这一模式继续,中美关系在亚太很多方面都将是零和而不是双赢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持续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22]

2.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前景更加暗淡

美国政府于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着眼于2014年撤军后的阿富汗,目的是在坚持反恐的同时,在该地区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推销美式民主和市场体制,维护在亚洲和中东的影响。但“新丝绸之路”计划进展缓慢,两个主要项目中南亚输电项目(CASA-1000)和TAPI燃气管道项目都尚难成型。美国普遍认为“新丝绸之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23]

美国媒体将中国版的丝绸之路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已令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黯然失色。“两个版本的鲜明对照——一个将巨额资金摆到桌上,另一个迟迟难以启动,足以彰显北京在亚洲与日俱增的势力如何向华盛顿发起挑战”。^[24]有分析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带动中亚国家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从而削弱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

3.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需求将增大

美方认为中国向西开拓也有对美国有利的一面。阿富汗的局势影响中国西部安全和与中亚、南亚地区的经济、能源合作,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将在阿富汗问题上付出更多努力,并需要与美国合作。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韦茨就

认为,中国决策者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调,但这样的选项正在消失。新疆的经济发展与阿富汗和中亚的经济和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将阿富汗问题纳入到地区框架中,这可以防止美国在2014年年底撤走大部分战斗部队后出现危险的安全和制度真空。^[25]

(二) 美国的应对之策

1. 为中国合作倡议的实现制造障碍

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设立直接挑战着美国主导的金融与贸易机构的传统霸主地位。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曾表示:“国务卿克里已经明确向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表示,美国对成立亚投行的想法表示欢迎,但是,我们强烈要求该银行必须符合国际的管理标准,必须透明。”^[26]

美国官员看似是担心,中国主导的新机构将为那些无法从其他多边银行获得资金的项目提供贷款,从而让相关限制失效,但其真正的顾虑是担心亚投行会动了美国的“奶酪”,冲击由美国主导的亚洲地区秩序,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27]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官员私下对相关国家做工作,亚洲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未派代表出席亚投行的签署仪式,主要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

2. 抓紧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

对于“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美国另一可能的应对之举就是重振“新丝绸之路”计划。2014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伯恩在亚洲协会发表了关于“新丝绸之路”的讲话。他提出,不管是“新丝绸之路”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现在是时候携起手来恢复这一地区作为全球商业、思想和文化枢纽的历史角色。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美国将支持建立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简化海关和边境手续,推动人员交流。美国将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以及伊斯坦布尔进程的伙伴合作,帮助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早日到来。^[28]

美国学者对该计划提出建议称,考虑到地区国家对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批评和较低期待,美国不应再将安全援助和民主发展挂钩,而应着力经营人权和民主化,因为这是俄罗斯和中国政策中缺失的方面。安全援助应以军事训练

和知识交流的形式为主,而不是提供武器装备。此外,应支持当地的商人阶层,中亚的中小企业从西方几乎得不到资金支持,如果想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美国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29]

3. 阻止中俄结盟

美国内提出,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诸多分歧,然而双方在亚太和欧亚地区都分别与美国主导的安全集团发生冲突,走向结盟的趋势日渐明显。美国不能低估中俄靠近的严重性,应避免丢掉欧亚地区的主导权,因此防止中俄结盟应该成为美国下一阶段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30]而且,鉴于中俄之间存在潜在分歧和矛盾,美国阻止结盟不会付出太大的成本。

4. 在阿富汗等问题上拉中国合作

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多宾斯表示,中国方案与美方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设想有许多共通之处,美方对此感到惊讶。这两个设想多有重合的事实表明,中美在阿富汗经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31]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局助理国务卿帮办也宣称,尽管美国是中亚国家的重要伙伴,但由于地理临近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是中亚地区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天然领袖”。美国欢迎中国在此建造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愿意在丝绸之路项目上与中国展开合作。^[32]

四 对“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处理 美国因素的思考

现阶段看来,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看法较为负面,认为该倡议将带来中美之间更广泛的竞争,并威胁美国在亚欧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未来美国很有可能插手并干扰“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拉拢、离间有关国家,抵消、排挤中国的合理存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在进行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时,必须把美国因素考虑进来。

第一,利用中美间各种双边和多边交流渠道,阐释倡议内涵,增信释疑。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秉承平等包容、友好协商的精神,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国政界、学界、商界等的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性、开

新视野·国际政治与经济

放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的抗美色彩，并且在对外宣传中避免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

第二，在具体地区和领域拓展中美共同利益，加强中美务实合作。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在东南亚，中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方面已经开展一些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中亚，中美在地区安全事务、管线安全维护等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在中东，中美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运输安全、价格合理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潜力很大；在南亚，中美在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和北约也希望中国继续加大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在此基础上，可推动中美在相关地区重大项目中的合作，以商业和经济的规则共享利益，加强中美合作的基础。

第三，在“一带一路”项目的筹备和实施中，注意与美国等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的疑虑和阻力，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可以利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

第四，以多边机制化解中美竞争，如以亚太自贸区融合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2014年北京APEC会议通过了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明确提出“亚太自贸区应是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并在‘10+3’、‘10+6’、‘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发展建立”。北京路线图可以成为化解中美在区域一体化问题分歧的最大公约数，应积极推动并有效落实。

注释：

[1]Keith Johnson, "Rough Ride on the New Silk Road", *Foreign Policy*, May 1, 2014.

[2]Shannon Tiezzi, "Why China Needs the U.S. in Afghanistan", *The Diplomat*, March 25, 2014.

[3]Shannon Tiezzi, "The Maritime Silk Road Vs. The String of Pearls", *The Diplomat*, February 13, 2014.

[4]David Cohen, "China Pushes 'Silk Road'

Regional Trade on Two Fronts", *China Brief*, Volume: 13, Issue 20, 2013.

[5]Matthew Goodman and Ely Ratner, "China Scores 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Nex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3, 2014.

[6]Shannon Tiezzi, "China's 'New Silk Road' Vision Revealed", *The Diplomat*, May 9, 2014.

[7]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Imperial Presiden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4 Issue.

[8]Leslie H. Gelb and Dimitri K. Simes, "A New Anti-American Axi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3.

[9]"China-Russia Relations: Putin's Glory and Xi's Dream",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January 2014.

[10]Shashi Tharoor, "China's Silk Road Revival -and the Fears It Stirs-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The World Post*, October 14, 2014.

[11]Keith Johnson, "Rough Ride on the New Silk Road", *Foreign Policy*, May 1, 2014.

[12]Joshua Kucera, "China Looks West as It Bolsters Regional Ti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3.

[13]Shashi Tharoor, "China's Silk Road Revival -and the Fears It Stirs-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The World Post*, October 14, 2014.

[14]John C. K. Daly, "China Focuses on its Maritime Silk Road", *Silk Road Reporters*, July 17, 2014.

[15]Keith Johnson, "Rough Ride on the New Silk Road", *Foreign Policy*, May 1, 2014.

[16]Ralph A. Cossa and Virginia Marantidou, "The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PacNet* #73, September 30, 2014.

[17]Rory Medcalf, "Asia's 'Cold Peace' : China and India's Delicate Diplomatic Da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24, 2014.

[18]Ana Palacio, "Russia and the Silk Road Approach", *Project Syndicate*, May 6, 2014.

[19]Ralph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 "A Tale of Two Tales: Competing Narratives in the Asia", *Pacnet* #84, December 1, 2014.

[20]Simon Denyer, "China Envisions New 'Silk Roads' to West by Land and by Se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3.

[21]Jeffrey Mankoff, "Work with Moscow in Central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1, 2013.

[22]Bonnie Glaser and Deep Pal, "China's Periphery Diplomacy Initiativ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eighbo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US Focus*, November 7, 2013.

[23]Reid Standish, "The United States' Silk Road to Nowhere", *The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9, 2014.

[24]Simon Denyer, "China Bypasses American 'New Silk Road' with Two of Its Ow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4, 2013.

[25]Richard Weitz, "Beijing Braces for Afghanistan 2014", *China-US Focus*, January 18, 2014.

[26]"China Launches New Asia Development

Bank", *the Voice of America*, October 24, 2014.

[27]贾秀东:《亚投行折射出美国战略心病》, 人民网, 2014年11月3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2014/1103/c1003-25959853.html>.

[28]Remarks by William J.Burns. "Expanding Economic Connectivity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www.state.gov/s/d/2014/232035.htm>.

[29]Erica Marat, "Following the New Silk Road", *The Diplomat*, October 22, 2014.

[30]Mark Adomanis, "A Russia-China Alliance Is Emerging, and It Will Be a Disaster for the West", *Forbes*, May 20, 2014.

[31]James F. Dobbins. "Current U.S. Polic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ttp://fpc.state.gov/214229.htm>.

[32] "Remarks by Lynne M. T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 October 25, 2013,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

责任编辑 俞景华

(上接第81页)题。其一是实施性立法乃至重复立法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国家法律体系不完善阶段,地方的实施性立法是必要的,在国家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的阶段,地方人大的立法重心要以自主性立法为主,因应地方重大议题。其二是地方人大立法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关系问题,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要取决于国家层面对人大定位和人大常委会功能定位的调整,在现阶段,一种可行的路径是适当增加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人数,特别是专职常委的人数,同时给专职常委配备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助理,使其成为地方立法的主体;而地方人大则主要定位于选举和决定重要事项,在立法方面则主要是通过议案来设置议程,具体审议过程则授权给人大常委会。其三是公众参与问题。当前公众的参与渠道非常有限,制度化程度也非常不够,并且存在重大议题开放性不够的问题。建立更为畅通、更加制度化的社会参与渠道,就重要的立法议题

征询更加广泛的公众意见,仍然非常必要。

注释:

[1]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2]史健三、吴天昊:《地方立法质量:现状、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人大地方立法为例》,《法学》2009年第6期。

[3]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21-222页。

[4]李正斌:《北京市地方立法工作的回顾与思考》,《新视野》2014年第4期。

[5]刘佳:《北京市五年立法规划出台》,《北京商报》,2008年12月17日。

[6]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夏莉娜:《王汉斌回忆法制委员会与法工委建立的前后》,《中国人大》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 余茜 黄小钊